小兒百病保寶散

靈消舒氣藥

爻子藥房 北京各藥房均有代售

平報

第一千四百九十七號
每月大洋二角 零售每份銅元二枚
電話南局五千二百四十三
本報開設宣武門外椿樹頭條卷五十八號
郵務局認爲新聞紙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二日 星期二 陰歷乙丑年十二月二十日

武俠小說浮白快出書啓事
購買浮白快預約者 持券來取可也 本書現已出版 請速
本報發行部啓

俠情小說 雙鴛劍 (七十五) 友菊編著

第五編 北地仙暗恕俠士 西湖妓獻議宪雄

我這解法造 我便是個狂者 你們二位一財一物一衣一食 都要以我的強制的手段歸我与 這叫作楊子主義 獨樂樂的行爲 子齊說能 三人一齊大笑 末後還是景虹坐在床上 子齊坐了幾十 三個人縱情大談而特談 說一陣笑一陣 彼此恨相見得晚 忽見店夥進來說 三位說了一天了 到是餓不餓呀 三個人這才想起 把飯也忘了吃了 趕緊叫店夥開飯 三人同桌而食 東家正坐 吃食自然豐盛鮮美 鄒十齊大喝大吃 不拿旁人 景虹說 大哥真是大口的喝酒 大塊的吃肉 誠然是個君子而不媿拘 子齊聽景虹一說 這時口裏正吃着一塊肥鴨 要說話 塔着嘴 又還不出來 用力一嚥 嚥的直掉眼淚 嚥下肉去 帶着眼淚說 我豈止大口的喝酒 大塊的吃肉 哪 我是論秤分金 論斗分銀 哪 簡直說 邪不成了強盜了麼 子齊說 你尚在夢寐之中 你看現在的世界 還不是個強盜的世界嗎 要不是強盜世界 小兄僥倖中了進士 又何必隱而不仕呢 景虹說 大哥的確是個高人 子齊說 怎麼見得 景虹說 大哥中試後 慨世風衰降 隱而不仕 談起時局來 又學賈太傅痛哭流涕 非高人而何 蟲樂聽景虹這一說 差點沒把一口飯噴了出來 嗆了這口飯說 大哥痛哭流涕 他是鴨子噎的 他何嘗慨世風衰降來着 說能三人又一齊大笑 店夥伺候他們吃的飯 見他們隨喝隨吃 又說又笑 也不知道因何笑起 三人吃完飯 這才商議遊西湖的事 我可說兄弟是沒有去過的 二位既是久遊之客 諒來一切名勝 都要知道的 子齊說 列的名勝 統是聽景不及見景 見景也是稀鬆 到是裏外湖的書妓衛尾接頭 管弦聲歌 內藏三千粉黛 香艷溫柔 動人無限情懷 卿卿我我 我我卿卿 花朝月夕 實在牽人肚 燕轉鶯啼 果然繞夢鉤魂 老弟你是沒嘗着這種滋味 要像你們二位這樣翩翩少年 必要嘗些特別滋味 景虹雖不是我佛轉世 可也是以空視色 (未完)

哀情小說 彩與血 (三十) 覺非編著

春蘭一聽 忙代驚起身上前陪笑說道 哟 我沒使勁呀 來 鬆開手我看看紅了沒有 秋圃搖身笑道 你不用瞧 春蘭道 我一定要瞧 秋圃遂笑着把手放 說道 你別害怕 沒有嚇着 春蘭聽了 方把心放下 遂笑道 你專會嚇人 秋圃不由哈哈笑將起來 這個當口 忽然門簾一起 跳進一個人來 正是李處生 但見李處生版着面孔看了一看 一語不發 轉身走出 反把春蘭秋圃嚇了一跳 便聽李處生站在外間屋朗聲說道 喝 姨咐我且問您一件事 我妹妹今年也不算小啦 怎麼竟任他和一個十七八的大小子 成天總在一塊兒混呀 你也不是不理的人 怎麼也不管着他們一點兒 雖說是住在同院兒也不能任其所以呀 可說咱們是甚麼樣的門戶兒 難道不懂得避些嫌疑嗎 甚麼事別讓外人說出話來 說甚麼官宦人家 在表面上看着勞紲整齊嚴肅 考諸內容 較下等人家越發尷尬不堪 我這人向例嘴直心快 說話好得罪人 也事不料我鬧上便罷 既然被我看見了 說出來盡我的心 姨叶管不管那我就不問啦 這一套言語 說得秋圃春蘭二人 默默斜發起怔來 又聽蘇夫人說道 少爺 你別錯會了意 屋中那個你不認識嗎 李處生冷笑說 我怎麼不認識 他是西院王家的秋兒 蘇夫人道 却又來 他們倆人成天在一塊上學 雖說年齡不小啦 理應加一份別的心 但是他們空大個子 心裏却沒有甚麼意思 不能按外說 整天他外面鬧嗷甚麼事情 都帶得的嘴巴 李處生一聽 當時跳起來說道 好好 算我多管閒事 說着叭叭叭自己打了幾個嘴巴 邁開大步 一徑去了 蘇夫人待要往回叫他 李處生已走得沒有影了 蘇夫人心裏自是有氣 遂走進裏屋 見秋圃春蘭正並肩坐在炕邊 眼淚撲簌 春蘭低着頭 拈着衣襟說道 剛才李處生在堂屋 猫喊叫 臭嚼些甚麼言語 蘇夫人笑道 你們不必問 他犯瘋病哪 你那花樣子倒底找着沒有 春蘭道沒啦 我不找啦 蘇夫人道 不找也好 你們兩人上學去 回頭有功夫我替你找罷 (未完)

開明戲院 二十二日(星期四)夜戲
小翠花 侯喜瑞 孫毓堃 李洪春 劉景然 ◁貂蟬▷
王幼卿 言菊朋 王長林 馬連昆 洪奎 (打魚殺家)
黃潤卿 陳喜星 邱富棠 (全本狀元譜)
吳彩霞 羅福山 ◁孝義節▷ (娘子軍)

廣德樓 二十二日白天
李萬春 王少樓 魏蓮芳 俞步蘭 俞華庭 小奎官
耿斌福 陳富瑞 小小樓 劉春升 崔鳳鳴 蘇連芬
陳富壽 范富祿 周斌秋 小壽山 楊斌昌 王斐立 ◁全班合演▷
七擒孟獲 小桂花 徐斌壽 朱斌仙 ◁鴻鸞禧▷
陳香雲 俞少庭 闖府 (水晶宮)

開明戲院 二十日白天
姚玉蘭 小蘭英 姚玉英
梁瑞樓 小寶珊 梁花儂 銀月珍 (借寶珠簾寨 收威)
姜桂鳳 吳海泉 ◁四杰村▷
楊桂芬 李蕙琴 李韻譜 (桑園會)
趙碧雲 英蓉仙 翟金桂 張子壽 (戲鳳 打花鼓 回朝)

慶樂園 二十二日早晚
恩曉峯 秦鳳雲 金翠英 (獻地圖)
梁桂庭 張蘭卿 (宿夜花亭)
維銘 恩蘭 蘇勱 (南天門)
韓月樵 筆豔霞 丁小環 劉林 桂鳳 (淮安府)
全班晚演 孤兒救祖記

平報

婦女注意 養血安坤膏

婦科養血調經丹
專治婦女月經不調 血虛血寒 久不受孕 胎前產後 新久百病 ...
北京前門內西交民巷迤西牛肉街十九號普仁堂藥室謹啟

新到 亞維斯 淋濁藥
此藥專治新久 急性慢性 花柳沾染 經年不愈 各種淋濁 服他藥罔效者 速服此藥 立能沉疴 病輕者一瓶全愈 病重者兩瓶除根 此藥新到無多 諸患是症者 速購爲幸 此藥每瓶價洋弍元
代售處西單牌樓英美大藥房

調經養血救坤丹
專治婦女經血不調 赤白帶下 ...

咳嗽痰喘救急丹
專治男女老幼咳嗽 ...
張寅卿 設北京前門內西交民巷西口路北 新華街南 ...

預防瘟疫 太上避瘟散
春防瘟疫 夏除暑熱 秋避寒邪 冬解 ... 每盒大洋一角 ...

天津 斷癮救苦丹
商部註冊 ...

產業聲明
鋪底聲明
緊要聲明

國貨香烟金字牌
西城用藥品者注意
香油大減價 裕興油店
中西音樂會
慶記紅煤大減價
本莊自運山西紅煤 南山塊末烟煤 焦炭 門頭溝機器塊末 青白石灰 貨高價廉 零整批發 賜顧者請向順治門外西邊鐵路旁本莊接洽可也 電話南局一〇五七號

二十二 慶 三國小劵
慶豐園 清唱 ...

冬至以陽生快服
六零六丸
華美大藥房

愛逛花界諸君注意
樂山清血搜毒丸
中華大藥房

廣德堂祝家老鋪 士兒胡同

懋業銅鐵休發莊
劉劍秋牙科大夫
專治牙科各症 精術鑲牙 寓前門外大柵欄路北老德記藥房樓上 電話南局五百九十四號

國民精神養成會療養院
專門精神治療 不用藥物 不用針灸 凡醫藥不能治之症 精神治療皆能治之 手法靈速 五分鐘立見功效 專治各種精神病 各種腦病 胃病 耳病 眼病 婦科諸病 以及各種無名惡症 奇惡癖 地址宣武門西大石作十七號 電東四〇一三 院長史損之

同興厚紅煤棧廣告
本棧新由石家莊運來山西鏡面紅煤以及南山小爐硬煤末煤 西山塊煤乾元煤 零整一概發行 宣武門外西城根 電南二九三七

毒科大專家 張仲三

出有保單 不靈還洋
第一消毒丸 全料消毒丸 白濁丸 痳藥一掃光
三分號 張仲三中藥房

慶隆茶莊
紅龍井 每桶大洋七角五分
(功用) 此茶係上等龍井用新法培成 飲之不但與衛生有益 且能化痰潤肺 助精神 活血液 詢爲無上之紅茶
天津 保定 均有分莊
總批發處 北京香廠 慶隆茶莊 電話南局六五一 五五六七

敬送一月 半價優待券
裕亨堂

育興寶膏 補腎強身
九一九 五淋白濁丸
華西藥房
定喘止嗽枇杷丸
德華堂藥莊

瑞華大藥房南北號新到冬季藥品零整批發 南號東安市場 北號東四牌樓 觀音寺內 楊梅竹斜街 電話東局三二八四四九

鄂豫兩軍仍在信陽附近相持

鄂軍確已佔領信陽州車站 明港大面震動兆正武鄂軍所爲 豫軍李虎臣在鄭州設置司令部

鄂豫兩軍後觸戰勝負消息不一 有謂鄂軍已突過信陽北九十餘里之明港者 有謂鄂軍已退往雞公山附近者 有謂兩軍向在信陽四十里之柳林相持者 紛紜莫衷一是 據記者昨晚所探得之最後消息

悉鄂軍確曾於二十八日一度佔領信陽車站 豫軍蔣部退入城內 信陽以北確山明港一帶 軍隊式之土匪多與鄂軍有默契 故乘機炸斷鐵路 冀與鄂軍相策應

其時不僅明港一帶之局外人疑心鄂軍已奪信陽 卽鄭州附近之豫軍亦莫不懷疑 因自確山至信陽間 有同樣之黨之混戰地帶 彼此互相間斷 前方真相 實無從探悉也 此爲二十八日之事 近數日據豫軍方面捷電觀之 不但已將信陽以北之與黨擊退 並已將信陽以北之鄂軍追過柳林 現鄂軍正向武勝關潰退 吾人以

近仍兩軍仍在信陽附近相持 至兩軍後路之情形 聞豫軍方面已一

軍張之江部一部分及二軍樊鍾秀全部在鄭州方面嚴重戒備 昨又令陳嘉謨部陳德麟 鄂軍吳氏舊部 **蔭森兩混成旅長率兵十五列車馳赴柳林方面加入前線 現陳等已抵廣水云**

又某軍事機關接鄭州來電報告 昨 **李虎臣已在鄭州汴洛鐵路局內設置司令部** 鄭州居京漢汴洛兩路之間 兼爲軍事 甚爲適宜云 又聞汴洛路局局長林實 現在滯留北京 仍未回任云

天津方面對時局將有表示

△一部分代表在天津集議 △起草通電之內容要點

自張紹曾高唱恢復法統之說後 各方多有復電贊成者 因之日來天津方面 有一部分勢力派代表在津張宅集議 認爲時機已至 咸主張由□再發表對於時局之第二次通電 張已同意 請胡某起草 提出具體解決之辦法 而對於現政府之財政計畫 亦將有所論列 其任草之某某等 連日亦在東城某處開會 欲圖有所活動云

奉張完全屈服赤俄

△張作霖受俄人之脅迫 △分送俄國相之職

中東鐵路屈服於俄國勞農政府 張作霖受俄人之強迫 爲中國外交史上一大汚辱 張作霖於三十日下午 據某方面接哈爾濱來電云 張煥相中東路護路司令之職 並免去 [illegible] 之後充中東路護路司令 [illegible] 係出於俄人方面之脅迫云云 張作霖此舉 事受俄人之命令 則中東路現狀 當已完全恢復矣

國軍對奉魯之計劃

△對奉分兩路防堵 △對魯取形勢攻勢

國軍對奉魯 時局仍糾紛 但各方相持 消息 謂國軍將領 [illegible] 機關傳出 對奉分兩路防堵 [illegible] 已擬定計畫 而以魏益三部 [illegible] 由宋哲元任之 對魯則 [illegible] 兵兩師 沿津浦線南下 [illegible] 取積極攻勢 以除隱患 而安畿輔云

吳俊陞向奉張辭職

外人方面奉天電訊 黑督吳俊陞於前日突向張作霖提出辭職 其措詞不外年老多病 難任繁劇 聞其裏面 約有兩種原因 （一）吳俊陞 最近奉軍在新民激戰時 吳俊陞爲有功 最近奉系各將領對吳均有忌妒之意 故吳頗不安 （二）張作霖欲入關內進兵 吳殊不謂然 聞張作霖接吳之辭呈後 即溫語慰留 現正在挽勸之中 大約可望打消辭意云云

司法機關明日罷工

△執行前此議決案

司法部大理院總檢察廳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地方檢察廳高等檢察廳各監獄等機關 因欠薪過久 昨日（一日）又向該機關之當局接洽 仍請發給三個月薪金 否則就行前此大會之議決案 夏曆二十日不發薪 二十一日即開始罷工云

社會新聞

△警察廳之大會議

京師警察廳薛總監 近因積欠警餉 各區警察 對於勤務及保衛治安責任 頗懈怠情形 昨於三十一號午後 召集內外城二十區及四郊十六分署署長署員及主任巡官 到廳會議 關於京師治安 警察務須竭力維持 警餉一事 必當盡力籌措 並令各署長 勤務 注意各警 明白示諭 討論良久 始散去云（甲）

△班禪又患病矣

駐錫□台之班禪 現又患病甚劇 特延德國醫院院長狄博爾診治 已於三十一號起停止於頤云（丙）

△廳嚴查僞銅元

警察總監薛鍾麟 現據報告 謂近日北京市面 發現雙料鉛質僞銅元 爲數甚夥 調查來源 確是奸匪由火車上挾帶私運來京 實屬擾亂國幣 亟應查拿奸匪 而免貽害商民 日昨業已通飭內外城二十區及偵緝隊 一體注意嚴查云（乙）

△足智多謀之車夫

三十一號下午二時餘 齊化門外箭樓前 有一車夫牽一騾子 欲套大車去給煙捲公司拉煙 被抓車之軍人揪住 軍人亦不放行 車夫云 我沒有車 要牲口有何用 車夫見事不佳 遂一裝瘋 說此牲口要踢人 將圍觀之人驚散 伊即打騾子驚跑而去（實係熟馬自回家去） 該二軍人因車夫故意將騾子打驚 揪着不放走 要帶往司令部懲辦 是時該車夫假意反目 說我的騾子被你們打驚 要訛我二十塊錢 非上司令部打官司不可 氣忿與二軍人同行 二軍人見其真意上司令部 即撒手 伊乘空逃跑 二軍人追了半天 沒追上 遂垂頭喪氣進城而去（甲）

△高亮橋之路劫案

西直門內大街慶和成碎木廠 鋪長王文常 於日昨赴西郊凝廠討債 回歸時天已下午七點 行至高亮橋迤東地方 忽遇路劫二名 各持自來得手槍 攔住去路 該王某無法 遂將剛要來的現洋三十二元 雙手奉贈 而劫匪等遂一齊向西北逃去 王某當赴西郊三分署報案矣（乙）

△京兆大興均招兵

昨日三十一號下午一時 朝陽門外鷺橋地方 有京兆尹公署保安隊正目王佐臣 帶兵二名 手持招兵旗子一面 前去招兵 額定六十名 惟一日之久 只招十餘名 後遂帶往公署而去 又有大興縣辦事員張順 擬定四十名 至一日尚未招到 亦在朝陽門外關廂一帶招兵（甲）

△火商請賠損失

丹華火柴公司失慎 四鄰商鋪 多有受災者 紛紛要求賠償 乃日昨有名居本海李齡等 具呈警廳 略云 此次火柴公司失火 延及伊鋪貨物至鉅 請令從速賠償損失等情 茲聞鹿總監以此案已送法庭 請自行赴廳起訴云（乙）

△西陵大竊案續聞

清室西陵行宮丟失大宗陳設 屢誌前報 茲聞此次被竊 並失去東海珠十八粒珍珠手串一掛 爲乾隆所罕有之物 價值十萬元之譜 聞易縣劉正向滋濟之保子修追究珍珠手串下落云（丙）

△因取巧跳車摔傷

日昨下午四時餘 京綏路由綏遠開來之第二次通車 內有一乘客張某 年逾一旬 因取巧未購票 車行至沙河地方 恐怕查票員查出受罰 伊跳下車去 致將頭部摔傷甚重 昏迷過去 當經沙河車站路警看見 將該傷人扶起 前往查視 後始緩醒過來 遂派夫役抬至車站 旋來一次車送往南口醫院救治（甲）

來件

△京師傳染病醫院布告

現在天氣寒暖無定 氣候不正 有幾種可怕的傳染病 隨時隨處 都可以招惹 逞他的威 我們若不加注意 豈不危險 現在先把這幾種病症的大概 說給大家知道 奉勸大家留神防備 保護自己的生命 維持公衆的平安 是爲最要 「猩紅熱」是一種可怕的傳染病 同小孩兒都容易受傳染 初發病的時候 胃口不開 嘔吐 頭痛 身懶 發燒 怕冷 嗓子腫而發紅 一兩天之後 從頭頸上胸部起 以及全身 都發出一片一片的鮮紅疹子 這時候咽喉紅腫 帶有白斑 下嚥困難 身體漸漸衰弱 若不趕緊醫治 病毒攻心 就有性命之憂 「白喉」也是一種可怕的傳染病 併且容易跟猩紅熱同時發現 初起也是嗓子發燒 身體疲倦 咽喉起初疼痛紅腫 漸漸發生白膜 疼痛增加 不能飲食 更可怕的是白膜蔓延到鼻子上邊 鼻子就流膿血 下到喉頭氣管 若不設法醫治 把那通路閉塞 不是悶死 就是氣喘臉紫 病毒攻心而死（未完）

注意

真正馬寶

主治 噎隔反胃 痰迷心竅 神經恍惚 語言錯亂 形似風癲 癇風吼叫 口吐涎沫 手足搐搦 以上各症 并皆治之

發售處北新橋南路東志善藥棧 電東一千零五十

多年老咳嗽一盒即愈

咳嗽

樂山潤肺止咳化痰丸 [illegible]

樂山潤肺止咳化痰丸 專治男婦老幼 風寒咳嗽 肺感胃寒 痰咳嗽 操勞過度 咳嗽 嗜好烟酒 氣喘氣逆 咳嗽傷風 痰氣虛弱 咳嗽 肺勞傷肺 咳嗽 戒烟 無論遠年近日 氣管塞閉 肺癆 各種咳嗽 每盒七各症 [illegible] 每盒洋一元 每六盒洋五元 [illegible] 註冊商標

總經理處 前門外大街鮮魚口東 中華大藥房

分售處 西單 [illegible] 東四北 瑞華大藥房 [illegible] 天津 [illegible]

瑞華大藥房南北號新到解瘟避疫衛生水 大桶一元 小瓶一角 三角 設在南號東安市場 北號東四牌樓 電話東三二八四四九

時事小言

鷄公山（翁麟聲）

鄂豫兩軍 火於鷄公山 已風雨滿城 新聞家又多材料矣 而軍由直戰勝良器 人境已遠 妍媸莫論 者亦言衆殊 未肯議定 中國末運 何日逃罪網也 此山以鷄公名 鷄公 公也 公雞啼門 然必傷而後已 今兩軍之戰以斯山爲起點 門有人戰必傷之兆 我祝鷄公山之山神 或日彼山高矣 與人何謀 惟戰止戰 載册矣

隨便談（歡迎投稿）

△偉人軼事（正 典）

光緒十四年 袁項城自朝鮮入相 時孝欽訓政 駐蹕頤和園 項城以內廷大臣 爲入覲便利計 多在園之左近 建築別墅 項城萬壽 [illegible] 寵過優隆 聲勢宣赫 慶邸所不及也 丁未夏 項城誕辰 孝欽御書匾額對聯 及賞賜珍物 乃君主專有手段 不足奇 惟欽派南府供奉各名角 親爲配戲目 演唱仍須覆旨 朝臣咸嘆爲從未有之異數也 是日賀客之盛 筆難盡述 如張紹軒輩 以封疆專閫之威 尚執酒掃庭除之役 時人比之郭子儀之懷恩 張聞之意頗自得 追延賓入座 時項城親舉酒安位 以表敬意 其榜有一人 紅頂花翎 袍補褂 恭執壺盞 追隨於後 氣宇靜肅 丰采流溢 多疑爲項城子姪 聞識者謂此郵傳部左堂 亦有侍郎 [illegible] 有笑其足恭可恥者 亦有羨其附驥爲榮者 然項城之氣焰 偉人之價值 已可知矣

談古論今（歡迎投稿）

△萬宗羲先生（七）（姚□全）

在生壙石床之上 在十四歲以後 遵父命研究史學 綜計黎洲先生之學術 所以先生治 [illegible] 據他的弟子說 先生治史之精神最好 至老做學問不輟 至於理學方面 很推崇劉蕺山之人譜 不空談理氣性命 以刻己慎獨爲主 求本身實受用 所以學鞭辟入裏 影響最大 而史學一方面的影響更大 我們知道浙東學派 是以史爲主的 而先生實是浙東史學開山始祖（未完）

社會箴言（歡迎投稿）

△青年宜先謹言（上）（孟浣塵）

歙歙乎 言語之間 何其多不加謹也哉 何其多相戲謔也哉 而學界爲上等之侶 下等社會者無論矣 論德以爲他日居下 取下則又宜作模範 講道先端風化之源 若星期放假之日 正己以正人 每日課餘之暇 樂談閨情 談之既津津有味 娓娓動聽 側耳者則樂而忘倦 情竇初開之際 不禁啓其慾心 妄思亂想 有所戀愛 思爲竊玉偷香之舉 卽不然 已婚者卽縱情慾 未婚者或至手淫 斲喪元氣 而染虛癆之症 何能專心致志 而研究科學也乎 況今以算術爲尙 雜以色慾之念 以研究過度 未有不致失血症也 爲何課畢之餘 以談豔情爲趣事 而誤人子弟耶

遊戲筆墨（歡迎投稿）

△戲目集韻（靜軒）

擊鼓罵曹 黑風帕 王華買父 賣油郎 貞娥刺虎 雙官誥 昭君出塞 趙五娘 桃林 打虎招親 岳家庄 武陽花鼓 杜十娘 驚艷 瓊林宴 夢遊上海 少西唐 老媽 尼姑思凡 苗鳳英 白花點將 伐齊東 開詔生辰 積行路 訓子 長亭星 遊宮射鵰 進宮 大戰巴垃 請清兵 三俠五義 英雄義 草船借箭 祭東風 轅門斬子 斬竇娥 醋海生波 鳳陽河 再世姻緣 閨房樂 法場換子 南北合

戲場閒話（歡迎投稿）

△三慶園之劉淑芳（秋俠）

鬚生劉淑芳 原名鴻順 昔在天津頗負盛名 能戲甚多 不下數十餘齣 如天水關 上天台 四郎探母 奇冤報 失街亭 天門 托兆碰碑 轅門斬子 秋胡戲妻 武家坡 硃砂志 斬黃袍 俱爲傑作 現受三慶園主人之聘 已於前日出演矣

偵探小說

玻璃島（二十）（菁羽）

竹瑟這船 因爲有兩個血泊泊的死尸 所以看熱鬧的人 更是不少 少時河裏的死尸 也都浮上來了 撈上兩個 全都是因傷致命的 也報官看守 少時衙役請竹瑟到縣衙 竹瑟親自不能動身 便命紅旭跟隨着那幾個衙役 害良 [illegible] 平日同一些 [illegible] 兩方面 [illegible] 已也無 [illegible] 只由紅旭 [illegible] 船長 [illegible] 兩家 [illegible] 起刀來了 所以 [illegible] 這些個人 是他們 [illegible] 留神 [illegible] 縣驗 [illegible] 制止我們 [illegible] 老爹 [illegible] 上一覽 知縣說很好 於是 [illegible] 琵船上索取檢驗 竹瑟這時正在艙內坐着 向盧鳳談話 爲見由外面進來兩個衙役 聲言向竹瑟要剛纔玻璃島的文書 竹瑟便讓碧飛向匣子裏去取 碧飛答應 把匣子上的鎖開開 翻了一翻 心說怪 原來那張文書沒影兒了 心裏這一急 就不在小處 趕緊告訴竹瑟 竹瑟也自覺詫異 站起身來 翻了一天 仍是蹤跡全無 想道 是了 是了 昨天晚間有人在艙外說話 一死兒讓我拿出文書來 不用說 一定這文書就是他偷去了 [illegible] 想到這裏 急得滿頭是汗 這着兒真毒 才向碧飛 你可以到邊縣衙只說文書在中途遺失 無法尋覓 反正此案跟文書沒有關係 請縣官對於此層不必深究 飛無奈 只得隨着衙役到縣衙 登堂向黃金受說 黃金受一聽 沒有文書 向紅旭三分架子來 一陣冷笑 十年前 劍門山的寨主 親張竹瑟 就是這個 一低頭道 你父 張徑秋麼 紅旭道 不錯 家父少年任性 劍門 辦「 [illegible] 」幾年 鄉明 後來投效在崇黃金馬大帥帳下 所以才立了點功績 黃金受聞言 不由一聲冷笑 向紅旭道 我聞鴉營京提督張竹瑟 如今年八九十歲 了 或者還許「世了」 就說金郁陽被刺 玻璃島猖獗 自有官家剿滅（未完）

警世小說

天報緣（十二）（宏郁山樵）

張老炒了盤肉 忙吵了起來 走 張老實說 你們改 [illegible] 的 [illegible] 兩人又喝了起來 可就不好走了 我王大嫂子 [illegible] 見吧 王某說 早點走 沒回家 恐怕 [illegible] 王某說那是定而不可移啦 [illegible] 稍 [illegible] 酒來啦 賜 張老實往外相送 [illegible] 耿氏聽着王某 [illegible] 出門就請 [illegible] 的 可嘆 而別 耿氏說 讓太哥走吧 [illegible] 交不了 [illegible] 外 耿氏說 [illegible] 他 [illegible] 張老實說 [illegible] [illegible]（未完）

俠女小說

雪隱娘（二十八）（雪禪編述）

各節度使互相吞併 爭著養兵 你要有十萬兵 我得養廿萬兵 因爲這個加捐加稅 就是佔一尺官地 做個小生趣 也得拿地皮捐 各處的賊盜蠭起 有錢的是怕 更加這受 彼受敲 沒錢的一天不能吃兩個飽 這些個如狼似虎的武官 本就夠瞧的了 那些 [illegible] 如同奴隸的官府 [illegible] 因爲武官勢力大 若不投到武官門下 或拜老師 或認乾爹 直就不能作官的 要打算得個闊差使 非有男妾的資格不可 巴結作官的 爭着投武人的門子 武人們也不能 [illegible] 用這路人 因爲這種風氣一開 凡是 官 倚靠勢力 樂得乎不拿他們當走狗使喚 所以賣成他們籌兵餉 他們既投門下 就作 妾 更是願意的 借着籌軍餉好發大財 他們這一來不要緊 各地的人民 這般走狗的男遭 了殃 別處聽說還好 惟有這山東是很精的 我們這個夏邑 又且糟的厲害 客人你們 住的六間房屋 早先是一百廿錢一間 現在二百四十錢 差不多 就得八兩 紋銀 我們所剩不了無幾 都叫捐稅搶去 「隱娘」一聽 心裏很不快活 說 [illegible] 店夥又嘆氣說 那處也沒有像這裏似的 我們這裏比別處的厲害嗎 所以行商 往這裏來 我將才沒說嗎 [illegible] 一日 [illegible] 還這樣苛捐 客 我聽說 是我們這裏的生意 才叫糟 隱娘說 那還是誰的主意 店夥說 這位節度使才四十餘歲 他今年六十一啦 又聽說他是此道 節度使 的乾兒子 這位大邑宰 認乾爹的這天 節度使很覺過意不去 這位陶大邑宰居然稱 節度使爲老父 連乾字都取消了 因此節度使大喜 又任節度使署的 參軍 的名 義 每月又支薪四百兩 陶大邑宰雖然殘害小民的種種劣跡 誰也不敢說他一個不 要臉的神商店夥 [illegible] 竭力的歌功頌德 哎 客人 你老說這個年月 可怎麼活着 還要給他辦些萬民衣傘 店夥收拾傢伙去後 燈光 們 隱娘等吃完飯 店夥的話也說完了 走過上房來談話 過了 又泡了一壺茶來 此刻敬倫重禮也吃完飯（未完）